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七

員外郎臣顧宗泰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未經

欽定人名

格登布擬改格特布

未經

欽定地名

拉布木楚擬改喇卜楚克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四

三月十日桂林奏言本月初十日據宋元俊報到初六日辰刻帶兵趲赴默資溝金川守卡賊番見官兵猝到即行潰遁派守備馬雄帶兵佔住該處元俊帶同遊擊吳錦江都司沈寬於是日酉刻進抵吉地該處係革布什咱官寨金川賊番於中駐守並無革布什咱之人賊番放鎗拒敵難以近

前當即派兵四面合圍斷其水道自初六日至初八日晝夜攻打賊番死守相持是日亥刻令前面官兵上緊進攻賊番等均在碉前拒守一面密派兵練潛赴碉後刨空地洞放入火彈登時各碉火起賊衆驚惶我兵圍守甚嚴不能衝奪其有跳碉免脫者俱經殲戮初九日辰刻火勢稍熄元俊親往查看共燒死賊番一百餘名尚有未經被燒之四十餘名亦均誅戮元俊現在赶赴丹東統兵進

勑並分兵接應陳定國會同綽斯甲布於革布什咱金川交界之處嚴為堵禦等語臣查吉地官寨原為革布什咱緊要之所現經攻獲是已擣其心腹並得佔據默資溝派兵防禦金川大勢已失再加各路之兵分塗進取合力攻圍金川賊衆勢處窮蹙在內既無衝突之路在外復無救援之兵不日俱當授首臣現飛飭宋元俊統領將備等上緊攻取丹東並分飭各路領兵各官奮力攻奪務期

全行克復早為集事

同日桂林又奏言臣等連日督兵攻打東山梁及墨壟溝山嶺賊番據住山口守禦甚堅復遣人查勘情形亦無動靜初八日墨壟溝一帶查看間道人回據稱該處均係沿山窄路下接懸崖現在積雪未消小金川賊番守禦甚嚴實難繞越等語臣思革布什咱之地攻復業經過半索諾木此時得信自應撤兵自衛何以該兩處仍然拒守如常必

金川因革布什咱雖已失守恐大兵由此乘機深入是以舍死相持若仍專恃力攻賊番勢必加意固守轉無踈懈必須設法變通以資襲取方為出奇制勝之道臣隨飭令將弁等將鎗礮暫緩施放查探山脚之下岩洞之中凡為賊番窺探所不及者暗行埋伏賊番見營中鎗礮不施必以為現在攻取革布什咱已將兵練調往接應或因既經攻復不從此路進攻該番等久經防禦其力已疲見

此情形其意必多疎懈臣等乘機迅發奪其要隘較之力取更為便捷

同日温福阿桂奏言臣等於本月十一日攻破資哩及北山各石卡勦殺賊衆餘賊俱竄入阿喀木雅一帶碉卡臣等即移營至阿喀木雅寨外安放大礮對寨攻擊並督令南北兩山官兵分翼前進查阿喀木雅賊寨南係得爾蘇山北與美美卡斜對山梁碉卡羅列勢最險要臣等令南北兩山分

安礟位輪流轟擊半日内各碉上截毁塌幾半而
臣等正面所轟近寨賊碉亦多摧破至黄昏時候
賊人舉放號火聲氣轉揚臣等即疑其故作鴟張
勢將潛遁隨令各處官兵嚴加防範至四更月落
以後寨内外及各碉卡之賊乘暗潛逃官兵知覺
經
乾清門侍衛賡音素巴圖魯侍衛喬蘇爾侍衛明仁
哈薩爾圖及巴圖魯章京官達色等帶兵從中路

追殺侍衛阿爾蘇納參將成德等從南山一路抄
殺官兵因甫抵此地尚未繞圍賊後且天黒路險
僅殺賊十餘名餘賊俱竄入迤西一帶林箐及徳
爾蘇山外之高峯卡栅藏匿拒守臣等隨往賊寨
查看是碉摟座石墻亦均堅厚而賊人不能固守
可見伎倆已窮其得爾蘇山自上至下碉卡賊衆
見阿喀木雅已失亦已奔逃經總兵牛天界前往
各處岩洞箐林盡力搜查下與阿爾蘇納等官兵

會合駐札其北山官兵亦從色布色爾前進巴圖魯侍衛額森特等現抵普爾瑪地方攻取賊寨此寨碉卡頗多一得此處即可壓至美美卡至中路官兵必須攻破美美卡木闌壩等處始可抵鄂克什舊寨但北山下之路一線羊腸兵力難於施展臣等遂親赴德爾蘇山查看形勢一望密箐深溝竟無路徑所有道路俱在山根林箐之下現今德爾蘇山外高峯賊番既于林箐内密排卡柵若由

此路進兵賊番憑高衝壓不能得利至北山普爾瑪美美卡等處原係賊番聚守要地其木蘭壩各處之賊均恃此以為接應若不先取美美卡則官兵由北山小路而進賊亦可踞高壓下是普爾瑪美美卡必當極力奮攻速期催破查資哩正北大山一帶各路可通最為扼要前派副將靜海章京額爾濟圖帶兵五百五十名在彼駐守今臣等雖已攻過阿喀木雅尚未直抵美諾所有靜海等處

官兵難於遽撤臣等酌抽三百五十名令赴北山
普爾瑪等處併力進勦仍留二百名交與該副將
等在彼駐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桂林奏克復革布什咱之吉地官寨
及默資溝地方並據温福等奏攻得阿喀木雅情形
辦理俱好但金川所侵革布什咱之地既漸次為我
收復索諾木聞之自未遽肯甘心退讓今默資溝雖
已佔據阻其應援而甲爾壟壩又預約綽斯甲布派

官兵堵截自不慮索諾木之復來爭奪但所收革布什咱地方若駐兵鎮守㝡多亦不過四五百兵按汛分派為數更少將來大兵既撤不能保逆酋之不復出而滋事今宋元俊統領兵練甚多莫若趁賊人防守未定之時出其不意乘勝直擣其巢併將索諾木擒獲果能將金川翦除其餘各土司自更畏威守法方為一勞永逸桂林當酌量該處情形隨機妥辦總以動出萬全為要至另摺所奏墨壟溝山嶺一帶擬將

鎗礮暫緩施放飭令各兵審於岩洞藏伏賊番防禦

久疲見此心必踈懈我兵即可乘機奪隘所辦甚合

機宜亦屬出奇制勝之策其溫福所奏分兵攻勦普

爾瑪美美卡木闌壩等處自當乘勢進攻務期速得

至於西路賊人拒守資哩堅碉已閱數月忽爾棄碉

奔潰及退至阿喀木雅正當死守而我兵一至即倉

皇驚竄固係官兵勢盛賊衆力難再支或金川已知

收復革布什咱之信將所帮賊兵撤回自衛小金川

人心惶懼不復能悉力抗拒皆屬情理所有但賊詭譎多端或因官兵深入暫避勇銳之鋒將賊衆撤避另由間道抄襲我後以阻餉道畢臺於事甚有關係溫福當加意慎防不可稍有疎懈官兵既已深入後路聯絡策應尤爲緊要溫福更當時刻留心隨宜布置朕亦不能於六七千里外一一悉爲懸揣也著傳諭溫福桂林並令汪騰龍鐵保知之

同日桂林又奏言竊臣接奉

諭旨溫福軍營止存兵二千尚不敷用桂林處續調之

甘涼兵一千名已抵打箭爐聽候收取草布什

咱之用此時尚係閒住不若令其遄赴資哩軍營應

用較為迅速臣查草布什咱地方長亘三百餘里

道路叢雜雖金川此際防守未周而各處俱有賊

番分駐是以必須五路分兵同時並發始能得力

因抽調黔陜及後路新舊各兵四千餘名分途進

勦其甘涼兵一千名前于三月內全抵打箭爐口

外暫為駐劄旋因華番内應有機勢難刻緩隨與
提臣汪騰龍揀派甘省叅將常泰帶領甘凉兵一
千名由喀勒塔爾一路進攻覺拉喇嘛寺並黨哩
地方據該叅将等禀報業将此寺圍住一面分兵
進取黨哩務期剋日收復是甘凉官兵正在分頭
攻奪之時萬難調撤現奉
諭旨飭派黔兵三千名迅赴西路臣當飛飭永寧道梁
翥鴻等督同沿途各州縣一俟黔兵到境務期迅

速赶赴西路軍營不致稍有遲悮奏入

上從之

甲子桂林奏言臣於去年十月内行抵軍營正當農隙之時各站派有民夫照常輓運嗣因添調官兵運米日多需夫日衆據軍需局司道等恐民力一時難繼援照乾隆十二三年成例詳請招商協運並經各商認領前來臣因糧運情形與十二三年大畧相同事出權宜據詳覆奏兹蒙

皇上指示洞燭無遺誠如
聖諭官加之價商居其名恐不無藉以牟利何如官為
明增價值俾小民知
恩出自上踴躍樂從臣再四思維通盤合計現在各路
所用民夫不下數萬今若官為加價勢必三路軍
糧全行照辦以數萬人之衆按站加添所費實浮
於商運查該商等承領運值凡一切無業之人均
可雇覔設有逃失亦惟該商等自行彌補非若各

州縣之必需派撥有業糧民者可比且商運之夫並無口糧較之官運之按日支給米糧者亦為節省雖川省並無殷實之商因脚價足數雇覔俱願承充弟該商領價雇夫若復從中尅扣實非仰體皇上加惠閭閻之意臣分飭地方官將所定運價遍行曉諭俾小民共知

皇上格外施恩倍加踴躍並飭地方官於所發價值嚴加查察務使該商不致稍有侵占各夫俱得共沾

聖澤於糧運殊有裨益奏入

上從之

同日桂林鈇保汪騰龍奏言臣等前因東山梁及壘鼉溝山嶺賊番拒守甚堅擬將鎗礮暫停乘其虛懈以為襲擊之舉詎賊番狡黠異常未見撤退臣等查此兩處路險而窄原為小金川咽喉要地是以抵死相持但勢難稍緩不可坐失事機臣等察看扎哇窠山梁均係懸崖溝內又有碉卡賊番

必謂此路陡險我兵難下防禦或疎若能過此山溝便可進攻阿仰隨於十六日密派侍衛鎮將等帶領滿漢兵練仍由東山梁壘壟溝山嶺進兵攻擊以張聲勢一面揀派弁兵即於是夜携帶木梯巨繩潛赴扎哇窠山梁於賊卡稍遠之處或用梯接或用繩縋全行下崖暗伏林内均於十七日黎明一齊舉發臣等親自督兵分飭東山梁壘壟溝兩路奮勇進攻而扎哇窠崖下又有伏兵突起賊

沓出其不意雖于碉卡内放鎗拒敵我兵一擁向前拋擲火彈賊沓力不能支始行驚竄當有對面阿仰山梁上賊沓合力前來救應俱被官兵擊敗該沓隨據對面嶺上各碉悉力阻拒我兵先據溝内大碉一座石卡二十一處現在督率官兵連夜攻取山梁對面碉卡務在必克乘勢進取阿仰地方即可統截東山梁以期不攻自破仍分飭東山梁墨壟溝兩處將備合力攻擊不拘何路得手俱

可乗機直入奏入

上嘉之

同日桂林又奏言本月十六日據宋元俊稱十三日叅將常泰等報稱前經分兵進取黨哩因寨内革布什咱番人甚少一時不能内應我兵環攻數日賊番力竭勢窮隨於十四日黎明革番乗機内變頭人安邦等迎獻所殺賊番首級二十一顆餘黨驚潰我兵又圍殺五十餘名當將黨哩地方佔

據又於十五日都司李天貴等報稱初五日領兵進取沙冲賊番憑碉拒守遂派兵四面嚴圍俾該番水道不通糧食不繼數日以來勢難支抵於十四日夜亥刻一齊吶喊出碉意圖奔逸我兵施放排鎗阻路截殺革布什咱番人又已佔住碉房賊番既不能前復不能退所有賊番八十餘名盡行殲戮等語元俊隨飭該叅將等將黨哩沙冲兩處妥為布置一面分飭將備等上緊攻取覺拉喇嘛

寺元俊現在督兵圍困丹東務在即得等語臣查革布什咱地方前克吉地官寨等處收復業已過半今又攻復沙冲黨哩圍取丹東丹東距吉地官寨七十餘里是該處大局已定所有覺拉喇嘛寺及丹東兩處度不過旦夕之間即可克取臣飛飭宋元俊統領官兵上緊攻勦務於日内全行收復以便併力小金川為掃穴擒渠之計奏入

上嘉之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桂林奏攻得扎哇窠崖下碉卡情形設法調度深合機宜不意其竟能如此實嘉慰出於望外至所奏攻復革布什咱之沙冲黨哩亦俱妥速令宋元俊督兵攻圍丹東並分兵攻取覺拉喇嘛寺攄稱務於日內全行收復尅期竣事其意似以收復革布什咱後即并力小金川迅為掃穴擒渠方可完局此於善後之計尚未為周妥索諾木敢於黨惡不

法實屬野性難馴若不一併勦除終難保無後患且既將所侵革布什咱之地盡行攻得又戮其留駐賊酋索諾木豈肯甘心不思報復自不能不駐兵防守但大兵既撤之後革布什咱一處不便仍駐重兵倘索諾木出而爭奪少有損失又復成何事體自不若乘此併力勦定金川將索諾木凡弟槃行擒獲方為一勞永逸之計温福桂林務當通盤籌畫相機妥辦以期永靖邊圉

乙丑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奏言臣

等查西路單營除南北兩山分剿之外兵力實未

為充裕前次接奉

諭旨令將南路甘凉兵一千名派赴西路臣等詳加籌

酌桂林處分兵襲取革布什咱正當需兵之際且

甘凉兵從打箭爐調赴西路程期紆緩自不如俟

新調黔兵三千名抵營酌量分路進剿已札知桂

林將甘凉兵一千名仍留南路備用茲欽奉

諭旨以桂林處或尚須添兵令臣等於新調貴州甘陜兵內扎商通融籌辦查臣等現已攻過阿喀木雅賊人於美美卡木闌壩等處併力拒守臣等上緊督勦不敢坐俟添兵但即使美美卡木闌壩迅速攻破而前抵鄂克什舊寨賊人銜死之念愈急仍恐不免稍有阻滯必當另覔道路派撥官兵或分擣底木達或進攻美諾方可得濟是在中路進攻之兵固須添補而分路進勦獨成一隊又非數千

名不可所有貴州兵三千名自應恪遵

聖諭令其迅赴西路以備分勦之用該臣等前次奏准

添調之陜甘兵三千名亦須遵

旨分撥庶將來分路時不虞力薄至桂林處分辦革布

什咱現已攻圍吉地或需兵接應不可不通盤籌

畫量為撥往臣等業經扎商桂林俟其酌定需調

若干餘兵仍令速赴西路揔期兩路皆有生力之

兵方為有益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現已攻得阿喀木雅漸逼賊巢沿途碉卡甚多均須分兵攻擊而桂林一路現派宋元俊收復革布什咱均須多兵策應且平定小金川後或應并辦金川則兵力更當加厚今事勢既難中止不可惜費自宜併力妥辦以期一勞永逸方為長策第貴州兵數不多且係苗疆前後已調過八千自不便再行調派而湖廣兵素稱怯弱又不能適用惟陜甘兵多精壯距川省亦不甚遠莫若仍於該省

預籌添調為妥著傳諭文綬即速於陜甘各營內再選派兵二三千名將官兵應帶器械各項悉為妥辦並揀派堪以帶兵大員照前預備俟川省飛咨需用即令迅速起程至温福桂林如果尚須添兵即一面咨商飛調一面奏聞

同日温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又奏言竊臣等接奉

諭旨温福等昨奏到金川及撥磨兩稟因其俱係番字

令章嘉胡土克圖譯其文義不甚相合其莎羅奔及札勒克達是一是二之處明晰具陳查軍營繙譯番稟之人多係提鎮衙門所帶譯字房書辦原非諳習其各土司派出能識番字兼能書寫之人亦有又不能通曉漢語惟瓦寺土弁格特布雖不能書寫而通曉番話兼能漢話凡有文稟臣等皆令其通說此次譯出金川之稟與章嘉胡土克圖所譯詞語不符臣當即傳格特布及各通事詰詢據稱

莎羅奔並非人名番人舊規生有數子者一子出家為喇嘛管領僧衆此莎羅奔乃番人出家之稱如内地之稱僧人為當家者其扎勒達克亦非人名係掌管印信之謂臣等復詰以索諾木因何不于稟内列名遽稱土司承襲必經内地給有號紙駐定名字方敢于文稟内稱名索諾木未經給與號紙故不列名字但以掌管印信為詞此土司一定之例至索諾木兄弟五人雖間係索諾木應襲

土司而尚未准襲故稟內有我們我等之語其嫁

僧格桑者乃索諾木之姊等語臣等查軍營翻譯

及各通事有漢人亦有番人原係互相為用臣等

又不諳番字其舛謬必不能免嗣後凡遇番稟一

面譯出大槩仍將原稟恭呈

御覧或令章嘉胡土克圖詳加音釋或交唐古忒學譯

出發給臣等遵照奏入報

聞

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又奏言

竊臣等接奉

上諭以賊番屢次潛圖刦營是其長技今撥磨土婦卓爾瑪差喇嘛容告金川帮兵要刦西路營盤尤不可不加意嚴防竊臣溫福現於阿喀木雅之西德爾蘇山下扎營此處河身繞曲山勢更為陡險臣等自攻破阿喀木雅後即派總兵牛天畀

乾清門侍衛賡音素同巴圖魯侍衛章京將弁等將

自德爾蘇山頂下至河邊全行佔據直接北山之
麓其德爾蘇山外又一高山名喇卜楚克賊人現
據山梁由山頂至山下之木闌壩卡柵層層排列
臣温福現在督兵攻擊其北山自普爾瑪山梁下
至美美卡賊人碉卡尤為堅險臣阿桂於攻取阿
喀木雅之後現在移營普爾瑪山梁進攻距賊寨
不及一里察看普爾瑪寨碉房雖多先經坍毀賊
番新為粘補尚不難於攻取且其地亦無關緊要

惟近西之美美卡在山嶺之上兩面山壁陡削中間僅有一綫仄徑從山脊蜿蜒而下其嶺上大碉既堅而仄路中凡有峯巒突起之處賊人無不修建碉卡層次林立抵死拒守嶺下雖有小徑然直逼山根賊人滾石放鎗官兵萬難越過現在一面安礮推擊普爾瑪寨一面派令官兵連築石卡漸逼美美卡若截斷迤北山溝中別斯滿甲爾多等處賊人救援之路或斷其附近水卡方可得手至

臣温福官兵所佔之德爾蘇山與喇卜楚克中隔深溝箐林叢雜無路可通現在差人在山後探路如其有路可以繞至山頂攻壓賊人卡柵而中路官兵兩面夾擊自能得利則喇卜楚克山根之木闌壩寨方易攻取臣等察看此間形勢北山之美美卡南山之木闌壩均為進兵扼要之地不論攻得一處即可統兵前抵鄂克什舊官寨現在督勵官兵加緊籌辦以期迅速攻進惟是賊人狡惡異

常誠如

聖諭以偷刦營盤抄截後路為慣技臣等自攻過阿喀木雅逆料賊番或乘我兵甫移營壘潛來侵犯嚴飭各將領加緊防範十五日夜北山果有賊番分為兩路來擾官兵駐卡地方均經官兵知覺放鎗擊殺賊退至屯練看守之兩卡復三次直抵卡前又經土外委那木喀噶爾帶領屯兵殺退驗看卡外石上草中血跡甚多賊人傷死約三四十名並

有遺棄衣帽器械屯兵亦有陣亡受傷者六名又十六日子刻賊分三路從河灘來擾南山下官兵直至營外經侍衛賡音素等帶兵勦擊共見被鎗擊傷及已斃而拖去尸骸者約有數十名我兵帶傷者亦有七人臣等此時惟有盡力攻勦加意嚴防如遇有賊偷營正可大加懲創俾賊伎倆自不敢復拖至大兵後路除自達木巴宗以東各處先經酌留官兵令總兵和邦額帶領駐扎今臣等又

經深入所有資哩舊營復派董天弼帶兵在彼防守臣等進勦於一路之中已分三路賊匪處處支拒又須防我兵之由別路分進者小醜力量似不能繞出曽頭溝一路以截糧運臣等防範後路雖不能有多兵分駐然即現在所留之兵相其要隘分地布置自可不致疎虞奏入報

聞

未經

欽定地名

喀阿擬改喀爾阿

噶阿擬改噶爾阿

巴哇擬改巴幹

郭舟擬改果洲

谷籠擬改古瓊

巴松擬改巴桑

聶璽擬改那隆

馬牙擬改瑪雅

木喇木巴擬改黙喇木巴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五

四月丙寅桂林鐵保汪騰龍奏言臣等公同籌議由阿仰東山梁墨壟溝山嶺攻抵達烏分兵四路一由扎哇窠溝内奪取阿仰山梁派令總兵英泰王萬邦督攻一由東山梁臨河架礮轟摧隔岸阿仰碉寨如見官兵於對面山梁得手即搭浮橋渡河夾擊一路仍由東山梁併力進攻一路由墨壟

溝山嶺相機進取臣等分路督催先於十八日在扎哇窠溝內晝夜攻打對面山梁我兵屢次攀越上登因賊番鎗石甚緊未能即克至十九日寅刻賊勢稍懈我兵乘間鼓勇先登隨後各兵直撲賊碉抛擲火彈賊衆驚逃我兵分頭追殺直取阿仰地方其東山梁下放礮官兵望見大兵已抵對面山梁賊番正在拒敵迅速搭橋渡河一路由上壓取一路由下仰攻賊番窘迫竄逃殲戮無數大兵

會集從東山梁前進盡克賊碉共攻得地方六處一名耳交一名喀爾阿一名噶爾阿一名格藏一名巴幹一名格宗直至達烏對岸其東山梁上領兵將俗奮力攻取梁上賊番一見阿仰火起且大兵抄越在前恐致兩面受敵勢已驚惶我兵奮勇上前賊番不能支禦追過山口殲戮甚多至墨壟溝山嶺一路賊番勢孤膽怯我兵衝殺上山搶佔要路燒燬碉卡賊均奔逸遂會合東山梁之兵分

路攻奪碉寨無不望風逃遁又得地方四處一名普格崖一名果洲一名古瓆喇嘛寺一名鸚哥嘴二十日辰刻直抵達烏一擁而進賊人不料我兵迅至直撲碉卡砍殺賊番對岸官兵復渡河夾攻賊人棄碉驚竄退守山梁我兵現將達烏官寨全行佔據共攻獲沿山寨落一十四處計程三十餘里共得碉房六百餘座殺死賊番六百餘名所有在事領兵滿漢官弁無不勇往爭先兵練等亦傷

損無多此皆仰賴
皇上天威得以勢如破竹查新得壆龍溝喇嘛寺其旁
皆有路可通金川現已派撥官兵嚴加堵禦其餘
要隘亦皆撥兵防範所得碉寨每處酌留幾所以
備收貯兵糧火藥餘概拆毀從此查探路徑督率
官兵乘勝深入以期掃穴擒渠奏入
上諭內閣曰桂林等奏分兵四路連日攻取阿仰東山
梁壆龍溝達烏各地方是處為賊緊要門戶峻險異

常桂林調度深合機宜鼓勵將兵得此要地實屬可嘉
在事之將領弁兵並著交部從優議叙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桂林等奏設法進取分路奮攻調
度甚合機宜將領弁兵等亦俱奮勇出力深為欣慰
已有旨交部從優議叙矣桂林從未經歷軍務乃能
籌辦妥協若此特賞御用玉韘以示嘉奬鐵保汪騰
龍亦各賞荷包一對益當加意奮勉迅成大功其將
弁等出力攻碉殺賊者著桂林將備賞花翎分别賞

戴其中如有勇往超衆不拘滿洲綠營並奏聞賞給
巴圖魯號俾將士等益知鼓勵王萬邦英泰亦著賞
戴花翎桂林既已攻得墨龍溝達烏一帶險要現在
進攻僧格宗賊沓甫經受創心膽皆驚自必望風而
靡官兵即可乘勝直入迅搗賊巢擒獲逆豎尅期蕆
事但僧格宗為小金川咽喉恐賊衆舍死固拒該處
賊寨較大或尚須多兵分勦俟全得革布什咱後即
令宋元俊回至僧格宗協同進攻若僧格宗碉卡易

於攻破不須宋元俊之相助即無庸急於調回朕意
革布什咱若經全得其地已與金川相近此時索諾
木似尚未能多為准備宋元俊現統兵練亦不為少
或竟出其不意乘勝直進扼金川噶拉依之險官兵
将来進勦尤為得力果能如此則宋元俊之功不小
但亦須審度萬全不可不惜兵衆冒昧輕進此等行
軍機要朕亦不能懸斷著桂林與宋元俊迅速酌商
就該處實在情形熟籌妥辦

已已

上諭內閣曰前以調赴川省之滿洲兵二百名黔兵五千名陝甘兵六千名遠道跋涉曾經加賞一月錢粮令據李煦奏續調之貴州兵三千名業自畢節起程赴川並據文綬奏報續調之陝甘兵三千亦經陸續起程該兵丁等啓行迅速勇往可嘉著一體加恩於伊等到軍營之日各賞給一月錢粮即在川省軍需項下支發

壬申桂林鐵保汪騰龍奏言查阿仰東山梁墨壟溝達烏等處先經督兵攻克茲復察勘情形東西兩山内扼要之處尚有格烏巴桑及邛隆山嶺必須一併攻克我兵前進始無後顧之虞隨於二十二十一等日飭令侍衛將領帶兵分路奪取賊番聞風喪膽先已陸續奔逃我兵一到無不棄碉竄逸殺死賊番十四名搶佔碉房石卡七十餘處惟達烏前面山勢陡峻逃散各番現在聚集悉力拒

守如必爭此路口賊人危急勢必抵死相持未免
稍稽時日詢之熟悉山路土兵知尚有可繞之路
業已密派妥幹員弁潛帶熟諳土兵查探間道分
兵繞截前後夾攻使彼兩面受敵即可乘勝直抵
僧格宗
同日桂林又奏言據宋元俊稟稱元俊領帶官兵
分路進取緣丹東及覺拉喇嘛寺為路較遠該處
賊番鬬信拒守元俊統兵圍困丹東晝夜用礮轟

擊力攻數日賊人頗見驚惶隨于二十二日督兵
四面攻撲砍奪碉門奮勇殺入賊番無路奔逃有
跳碉圖脫者俱被我兵鎗斃其不能竄出者頭人
二名番衆五十餘名盡行誅戮酌留官兵駐守即
率領遊擊沈寬等隨帶大礮赶赴覺拉喇嘛寺盡
力轟推該番受困已深又見大兵繼至當即潰散
我兵四路截擊又殺金川頭人一名番衆七十餘
名統計攻獲革布什咱地方三百餘里民戶二千

餘俟查清另報再查甲爾壟俱地方在革布什咱
西北前因我兵俱在東南進發勢難控制故密遣
陳定國紆道往綽斯甲布調令發兵先行佔據以
防其抗拒旋因革番旺勒丹晴行勾結機有可乘
元俊統兵進取全行收復金川並無抗拒之跡玆
據綽斯甲布土司已發兵在交界處所元俊飭令
暫行駐扎聽候調遣等語臣查革布什咱既經全
得雖金川尚無逆跡但狼子野心實為叵測將來

設鎮安營既須事竣後籌辦則該地人心初定自應於各要隘駐守官兵以資防範臣隨飭宋元俊派撥官兵嚴加堵禦并將投誠番衆妥為安頓即令赴甲爾壟壩相機辦理再現在護軍統領明亮帶同侍衛章京等於三月二十五日來抵達烏軍營臣即會同督兵前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桂林奏續又攻得格烏巴桑那隆三處現在覓間進攻僧格宗所辦甚好此時兵氣益揚

惟盼擒渠掃穴速得捷音至另摺奏報草布什咱之
地全行収復辦理頗為迅速惜所籌未能妥合前遣
陳定國往綽斯甲布調令發兵佔據甲爾隴壩該酋
業已發兵令既盡得草布什咱之地正當乘勝進勦
金川攻其無備乃宋元俊飭令綽斯甲布酋兵暫駐
界上聽候調遣失此極好機會甚為可惜葢宋元俊
見革布什咱全行収復其意已足遂不復計及金川
尚不免狃于綠營習氣使宋元俊即乘官兵新勝之

銳徑擣金川據彼噶拉依諸險其功績為何如朕賞功之典又當何如惜乎所辦僅止于此此次全行収復革布什咱本應予以優叙因此一失功過只可相抵矣又揭内稱該地當人心初定自應于要隘之處駐守官兵以資防範等語桂林所見亦誤革布什咱之地久為金川侵佔今經官兵収復節次殲其防守番衆甚多又殺其頭人三名索諾木豈有不知況聞索諾木已將帮助小金川之賊兵撤回必係知官兵復

其侵地懼而自防尤當乘其未備之時出其不意先發制人令宋元俊辦理既錯桂林即應就近申飭不當聽其坐守觀望桂林在軍營節次所辦事務悉能妥合惟此一節則不免於失算至索諾木從前敢於佔據革布什咱已與僧格桑佔據鄂克什之罪無異且又潛發賊兵幇助小金川更屬黨惡不法即使僧格桑就擒金川之事亦難歇手與其待彼肆逆拒命再為擒勦何如及此時預辦之為省力乎朕非必欲

窮兵黷武但就現在情事而論大兵既撤之後豈能保索諾木之日久不出滋事是此賊不除終為番地之患不可不籌一勞永逸之策以靖邊圉今既有可乘之勢昨又傳諭文綬備調兵三千名兵力不為不厚豈可稍事因循仍貽後患耶溫福桂林惟當竭力相機妥辦勿止圖擒獲僧格桑便思完事

臣等謹按索諾木佔據革布什咱在乾隆三十六年四月至五月間僧格桑即侵圍鄂克什小

金川實憑藉金川始行肆逆是兩酋厥罪維均況小金川既恃金川潛助以抗顏行是勢必掣制金川兩後可滅小金川革布什咱通金川之路最多宋元俊叔復時即當於所通隘口相度形勢乘間進攻即不能遽抵其巢索諾木必撤回遣助小金川之兵力以圖自守乃宋元俊狃于小勝未嘗詳加籌計仍復回至約咱軍營致酋得以合力拒命一一皆如

扇算是冬令汪騰龍等從革布什咱進攻金川又令舒常從宜喜進攻金川南路大兵遂得即時深入皆因掣其所助之力故能摧堅搗穴則宋元俊等之謀事不成殆不能更置一喙矣

同日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奏言臣等於三月二十日抵阿喀木雅軍營次日同將軍溫福共登南山高處相度地勢官兵現安大礮緊對山上賊碉施放二十二日又登北山同阿桂相度山形亦

指定賊碉放礮已將碉角轟摧惟是賊番狡詐恃
其山險碉堅形同鼠穴潛匿其中且珍惜火藥不
肯輕放一鎗必度官兵臨近然後施放是以官兵
奮勇殺賊因此受傷者有之令阿桂築碉安礮轟
打普爾瑪地方官兵有碉可蔽既不至於多傷而
從碉孔內見賊運送水粮即可放鎗轟打所辦亦
為得要至溫福營盤在阿喀木雅山迤西 臣等即
同在此營辦事此間雖山勢險要而繞營皆係大

河亦便於取水查滿洲綠營及土練土兵原有一萬六千餘名除陣亡患病等項軍營實有一萬二千六百餘名臣等現同溫福阿桂佔據南北兩山晝夜連放鎗礮使賊不得休息庶幾迅為攻克奏入報

聞

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等又奏言據探路人回稱喇卜楚克山頂積雪雖大其下

尚有小路可以攀附而上若官兵乘夜繞過大山從此上登壓下將山坳內賊碉攻取又從此傍山前進立卡直壓木闌壩寨落方為得勢臣等預派兵將並備築卡木石別派官兵一隊繞往攻壓親帶官兵於山旁險處壓取木闌壩至臣阿桂在北山一面施放大礮將普爾瑪水碉轟擊一面從別斯滿等處截斷賊人接應之路分派官兵向下接連築卡令水碉已漸摧燬我兵立卡處所距賊碉

僅隔一箭之地別斯滿賊人已難接應由此順坡而下再立數卡截斷賊人援路奪取水碉則美卡之賊其勢愈為窮蹙即可相機攻奪若果得手並可乘勢進攻舊鄂克什官寨但賊人尚恃其山高勢險林濠深密堅築卡碉抵死拒守臣等惟有同心併力以圖早蔵其事所有投出鄂克什番人並録供詞進呈其人口交與該土司収領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温福等奏進攻美美卡雖賊人恃其

地險碉堅亦當用計攻取于事庶為有益朕向慮此路兵少令兵一萬二千有餘亦屬不少溫福等但能一心前進自易奏功再攎扠出鄂克什番人供稱桂林已奪取墨壟溝又將革布什咱収復是僧格桑處得信甚為迅速索諾木亦必彼此相通我兵正宜乘其未備速將僧格桑擒獲即進兵縛取索諾木始為有益否則僧格桑逃入金川索諾木預為准備嗣後不無費手即如從前追捕阿睦爾撒納時我兵已逼

近賊營而阿睦爾撒納即于遣人之際得以乘間遠颺此等逆酋惟在乘機速辦而數千里以外朕雖降旨訓示倉猝之間原無定象朕旨即詳其中亦未免稍有不合之處但當熟察情形相機籌畫以冀成功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奏言索諾木逞凶佔地黨惡帮兵革布什咱雖經官兵収復或僧格桑逃入金川未必遽肯擒獻是接辦之事自應預為通盤籌畫臣等前奉

諭旨留心察訪並將山川夷險程站遠近商桂林令復

遵

旨公同籌議查軍營内革職提督董天弼守備袁國璉

等在川三十餘載一切進兵道路皆所熟諳據稱

乾隆十二三年進勦金川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其

實只有六路亦總以前抵勒烏圍噶拉依為主其

一為喀爾薩爾正路由小金川美諾起程至噶拉

依約有五站從前經畧公傅恒進兵由此其一為

丹壩由維州二道橋起程經梭磨卓克采從噶克
當境前至其地再進即抵勒烏圍約有二十餘站
皆屬崎嶇難走而丹壩之穆爾津岡尤為險隘岳
鍾琪由此進兵前後三年總因路險碉堅未能進
攻寸步其一為僧格宗由美諾而南經克舟九寨
前抵噶拉依約有六七站路亦險窄總兵馬良柱
曾由此進兵其一為革布什咱由吉地官寨起程
至正地前抵噶拉依約有四五站但正地前係革

布什咱地方久為金川所佔其一為馬爾邦由章谷起程經巴旺布拉克底至噶拉依約有五六站此路亦屬險狹其一為甲索由綽斯甲布之墨克爾官寨起程至勒烏圍三站再至噶拉依亦三站但均隅大河且中有瑪雅岡碉寨林立攻打費力從前亦未攻進此六路之外今又訪得俄坡一路亦從綽斯甲布官寨起程至勒烏圍僅兩大站路近山平行走較易臣等又密訪前經走過之人所

說大概相同查啓爾薩爾既係正路臣等攻得美諾即當由彼統兵前進至丹壩一路據稱穆爾津岡險仄異常是以從前未能攻進其俄坡一路道路稍平非甲索之比令綽斯甲布既稟請發兵攻取本魯宗地方桂林處現又遣人前往諭令截斷甲爾壟壩是該土司乘機復地之心頗為踴躍惟在駕馭得宜尚可資其兵力此路當與桂林商妥辦至各路中當擇其最要者臣等親統兵前進

其餘或派將領帶兵進取或竟有無庸進兵者總
俟臨時想度地勢及兵力如何熟籌辦理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温福奏進勦金川各路情形著於應
進兵時酌量妥辦至前諭以僧格桑逃往金川索諾
木若不擒獻即一面向索一面進攻今觀兩酋黨惡
情形極為深固索諾木斷不肯將僧格桑獻出若攻
破美諾逆酋逃入金川即統兵尾隨追捕不必復向
索取徒致輾轉稽延兵貴神速惟在温福等隨時相

機辦理朕不能於六七千里外一一代為籌畫也

同日温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又奏言

查從前禁止番民下壩一事原因征勦逆酋惟恐

奸人得至内地探聽消息起見但三雜谷一帶番

衆藉此餬口視為常業驟行禁止實非安輯窮番

之道所有下壩一事即應停止其禁於現在軍行

不為無益至於小金川番衆現當攻勦不惟不敢

前來下壩即使番衆果思入口營生則其散更速

此時似可毋庸過慮且三雜谷之人既有印票內地各塘汛關隘自須驗票稽查如果有奸人混進口內原可隨時拏解現在咨明桂林阿爾泰繕寫檄諭遵照辦理奏入

上嘉之

同日明亮奏言臣於三月十三日自成都起程至二十五日抵南路軍營及見桂林據稱革布什咱業經收復又攻得達烏等處臣察看此一路山高

路狹賊人碉卡甚堅但已心驚膽落仰賴
皇上威福官兵奮往即可進擣賊巢臣惟謹遵
聖訓與桂林和衷商議相度機宜努力奮勉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以桂林一路無帶兵得力之人
因令明亮同侍衛章京等往彼相助但桂林於清文
向未諳習是以節次傳諭之旨俱用漢字繕發令明
亮用清字奏摺桂林未能明曉轉非和衷集益之道
嗣後明亮遇應奏事即同桂林具奏列銜在桂林之

下汪騰龍之前不必另用清字桂林此次籌畫軍務悉合機宜明亮在彼止須協同辦理不必自出主見致滋歧悮至於馬上馳驟身先士卒原非桂林所長自係明亮之責惟當督同侍衛等實力奮勵尅期奏績

臣等謹按和衷共濟賢者所難況攻勦紛繁之際意見豈必盡符一有齟齬所關於軍務者匪淺古來非無勇將謀臣而互相傾軋迄無成功

若何可勝道

皇上於桂林則嘉其辦理軍務悉合機宜而馬上馳騁未嘗責以所短於明亮則戒其自出主見致滋岐悞而身先士卒正欲用其所長且因桂林不熟諳清字併諭令明亮無庸專奏使之協恭集益而絶猜嫌蓋

聖明知人器使思患預防至於如此桂林等苟能敬遵

聖訓紬繹而推廣之待人持己各得其宜則傾陷之端

無自而起矣

同日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奏言臣等嚴訊五岱據供前此副將色倫泰陣亡因總兵馬彪所領官兵並不遵照撥給而烏什哈達亦不遵派委是以自行具摺叅奏至去歲十一月十三日進攻巴朗拉乘夜打仗緑營官兵忽而鼓譟退回非我畏難不進又既得巴朗拉以後日隆宗賊酋先行逃遁並未敢妄報殺賊得功至前在成都起程沿途

更換騸馬有道員查禮監放未嘗搶馬帶至軍營等語復傳集在五岱隊内之侍衛官員隔别研究衆供俱屬相符請
旨將五岱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奏入
上諭軍大大臣曰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辦理此事甚為錯謬摺内但將無關緊要之事審實數欵其有關緊要者如五岱叅奏温福僅圖安逸並不親身打仗致有失機如果屬實則罪温福若無此事即係五

岱居心奸險自占地步事之有無皆軍營官兵共見共聞有何難于剖白何以伊等皆未詳悉詢問即或溫福誣奏五岱伊等亦當並泰溫福勘取兩造合詞定案不可徒就一面之供作為証據再如五岱奪取駉馬一事五岱不肯認承即當詢明更換何駉之馬提同質審斷無不得實情之理若止將跟隨五岱之侍衛官員審訊伊等奸告五岱即係奸告自己且旁無証見自不肯承凡事務得實情斷不可以顢頇了

事着傳諭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另取兩造供詞其孰是孰非之處務在逐一審明具奏

乙亥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雖派遣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查審五岱並非現在急務五岱本一庸陋之烏拉齊不過革退當兵令其効力自贖尚不至於正法且此事亦無甚緊要伊等若已審出實情便可完結否則竟俟大功告竣之後再行審理亦無不可令當同心

協助溫福滅賊成功為要伊二人至營日久曾否幫同殺賊奪碉及現在彼處情形如何朕盼望甚殷著即據實覆奏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在京居住之楊素本係金川人自能知彼處地勢着賞給六品頂帶並賞戴藍翎派副前鋒校德明額帶往四川軍營交與溫福令為嚮導其德明額即留軍前差遣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五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六

四月丙子

上諭軍機大臣曰僧格桑罪大惡極必當立擒寸磔固不待言前以僧格桑若即就擒或逃往金川索諾木即經擒獻並且退地輸誠立誓尚可恕其已往此朕還就完事之見令思兩酋狼狽為奸罪實相等僧格桑佔據鄂克什之地索諾木亦佔據革布什咱之地

同一侵擾鄰疆僧格桑敢於抗拒王師索諾木亦竟敢幫兵暗助其梗化並無分別不宜獨從原宥且革布什咱侵地既全收復尤難歇手是以昨諭溫福桂林於平定小金川後即分路進勦金川即使僧格桑逃往該處亦不必更向索取惟有統兵直入乘其不備并擒索諾木方可完事總之兩酋黨惡抗命實為邊境之害若除僧格桑而不並除索諾木則根株不淨久必復滋事端前聞索諾木有欲併吞各土司殺

至維州橋之語是竟敢圖侵内地尤為可惡今剪滅
小金川雖暫遏其鴟張之勢而狼性難馴不能保其
不萌故智縱使索諾木懾我兵威親詣軍門請罪于
革布什咱已復之地立誓不敢再侵亦不足信朕非
必欲窮兵黷武但既已用兵不得不為長久之計現
在調集各省精鋭又派有練習帶兵之大臣乘勝
入最為迅便因此多費帑金亦所不惜若稍涉游移
難保不貽後悔萬一大兵既撤賊酋復敢窺伺邊境

甚或侵我緑營尚復成何事體其勢不得不更煩師旅則另起爐灶尤為非策温福等當視進勦金川一事為目前切要之務實心籌畫妥速辦理所謂兵貴先聲其機宜尤不可稍忽

已卯桂林奏言臣於收復革布什咱之後隨飭宋元俊將該處内應出力頭人等查明具報酌賞以示獎勵嗣據宋元俊禀稱該處大頭人嘉噶爾邦策爾結一經聞信即分飭小頭人岡多爾濟等招

集番民望風響應甚為得力臣查革布什咱地方向為金川箝制今一聞我兵收復該頭人首先糾合率衆歸誠而小頭人亦互相聯絡遂得仰藉

天威全行收復茲奉

諭旨其先投誠之頭人旺勒丹通知該處番目在内接應甚為恭順出力臣將發往藍翎賞其戴用令彼益加鼓舞且使番衆見者共知觀感效法於事更為有益其嘉噶爾邦等暗結番民亦屬實心効順

自應一體邀
恩以昭奬勸臣將嘉噶爾邦策爾結亦各賞藍翎並給與土守備職銜旺勒丹給與土千總職銜其岡多爾濟策楞等酌量給與土千總職銜且並將該頭人等賞給衣帽俱各感激
天恩益加踴躍奏入報
聞
同日桂林又奏言據宋元俊禀稱收復革布什咱

時索諾木遣人具稟譯稱前因革布什咱內變戕殺本管土司索諾木纔發兵來替他收管地方今革布什咱番民既願真心內向

天兵收復地方土舍不敢違抗至僧格桑處原有土舍護守妹子番兵是僧格桑派他把守土舍實未敢幫助等語元俊當經諭以爾之侵佔鄰封謂為其民內變爾之添兵助逆謂為保護爾妹雖係託詞尚知畏懼現在大兵勦滅小金川倘僧格桑逃入

爾境即當早為擒獻親送軍門庶可少贖前罪或

得仰邀

大皇帝格外施恩寛宥切不可又受僧格桑之愚隱匿

不獻則是自取罪戾早宜猛省等語臣思此時收

復革布什咱索諾木尚不敢顯為抗拒則將來平

定小金川該酋自益膽落倘僧格桑逃至金川或

敢匿兇黨惡自當遵

旨一面索取一面會攻俾其猝不及防並擒逆竪以為

一勞永逸之計再查布拉克底可通達烏僧格宗之路必須經由巴旺及小金川交界地方臣業經差人查探該處道路積雪尚深且與金川連界官兵不敷兩路分撥因于噶爾金一路進攻旋經攻得扎哇窠崖下碉卡機有可乘當即統兵攻獲達烏現由達烏一路尋覓間道抄截山梁凡有可通金川之路先為佔據從此直抵僧格宗更為便捷再前因有收復革布什咱之舉恐兵力不敷故請

調撥黔兵今既全行收復此路可以無虞昨據溫福洛稱大兵攻過阿喀木雅新調黔兵西路現等應用至甘省之兵必由松潘一帶前來松潘與西路較近亦應就近即赴西路軍營其陝省之兵由廣元至省撥赴南路並無繞道之煩等語臣思西南兩路事同一體西路需兵孔亟此次新調之兵自應全赴西路軍營以資進勦臣即統現有兵力上緊督攻務期迅擒美諾奏入

上嘉之

同日桂林明亮鐵保汪騰龍奏言達烏前面東西兩山梁勢極陡險中隔大河僧格宗寨在河西岸其東山梁下無路可通必須于西山梁下循河而上賊番於沿河山上排列碉卡我兵難以搭橋前進連日用礮對岸攻打賊番仍悉衆相持昨探路人回據稱果洲山後有間道一條路徑雖仄尚可攀越而行臣等熟商擬將兵練調齊督同侍衛將

備等仍於對面河邊架礮轟催大張聲勢以制賊番即揀派侍衛鎮將等帶領官兵分為兩路一路即由間道進取繞過西山梁直抵僧格宗一路由西山梁後攀援而上佔據山巔從上壓下賊人碉卡俱在前面山腰我兵勢如建瓴分路壓取不拘何路得手即可搭橋搶奪卡隘上下夾攻賊番兩面受敵諒必無從逃竄小金川現在糧食空虛人心不固臣等一到僧格宗即便統兵迅擣美諾再

查達烏等處俱有可通金川小路雖索諾木于收復革布什咱之後未敢稍肆抗違但野性難馴不得不嚴加防範已於要隘處所駐兵守禦聞自達烏以往道路尤為叢雜僧格桑勢當窮蹙必思竄入金川臣等現已密詢熟諳番民詳籌路徑凡有可通金川之處隨路攔截不敢稍有疎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宋元俊收復革布什咱因其番衆內應胸有成算是以用力少而成功速至前諭乘間進

據噶拉依一節宋元俊未籌及此且所帶兵練無多原不能必其果有把握桂林現在進攻僧格宗為掃穴擒渠之計宋元俊當回至桂林軍營隨同進勦至桂林奏稱收復革布什咱後索諾木並不敢復圖佔奪若平定小金川該酋自必畏懼歸誠桂林之意尚以擒獲僧格桑即可完局不知衆番酋之中惟金川最為强悍若不併事剪除則根株不淨終貽後患現令陝甘貴州節次調兵已至二萬合之川省所有兵

練約計四萬有餘兵力不為不多今於平定小金川後即移師進勦勢有可乘而役無另費較為事半功倍且金川雖有噶拉依之險諒與達烏一帶約略相同今此處既可攻破則金川之險又何不可設法覓間進兵乎況索諾木野性難馴豈能信其不圖吞併若更滋擾革布什咱鄂克什小金川之地是我兵費力底定轉為寇資實屬非策通盤打算不可不為邊圉久長之計温福桂林斷不可稍涉因循但現在籌

酌進兵不可不加慎重該處實在情形朕實難於懸
斷惟在溫福桂林之詳審事機妥協經理至前此溫
福所奏分路進兵雖有七路但俱以噶拉依勒烏圍
為總是名為七路歸總仍不過兩途溫福等務當妥
協分派若能於噶拉依勒烏圍之外別有可進之路
尤為得力前令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統一路兵桂
林明亮統一路兵阿桂豐昇額統一路兵伊等雖分
路帶兵而所辦總係一事務須和衷協力共成大功

切不可稍分畛域彼此貪功嫉能方合公忠大臣為國任事之道又桂林稱革布什咱大頭人嘉噶爾邦策爾結二人誠心効用各賞給藍翎並給與土守備職銜此二人似屬可用伊等於金川路徑必能熟悉令為嚮導於進兵自屬有益現在該處甫經收復當留一人在彼撫轄衆番擇其中尤明練者一人令隨桂林軍營聽候遣委如果能奮勉出力不妨更予加恩或賞以侍衛銜或授為綠營守備都游均令桂林

酌量奏聞辦理使諸番見降順者如此蒙恩則衆心必生羡慕樂為我用又桂林奏稱小金川現在糧食空虛人心不固此必得自所擒賊番供詞但温福每有俘獲及投順之人必取供奏聞而桂林從未奏及蓋未諳軍營事例捉生詢問可得實情嗣後如有俘降之人並著隨時訊明錄供具奏至禁止番民下壩一節昨據温福奏應聽其照前下壩謀生事屬可行已允所請著桂林遵照辦理毋庸申禁又桂林奏于

果洲山後覔有間道可以進攻現令官兵于河邊大張聲勢牽制賊番另派侍衛鎮將等由後山取道潛進所籌甚合機宜自當如此辦理但所稱僧格宗在河西岸沿河賊碉排立不能搭造浮橋現督官兵對岸用礮攻打等語殊未明晰前據稱搭浮橋濟師是我兵已至河西因何仍在東岸而圖内所繪則達烏僧格宗又俱在河西尤不可解著傳諭桂林即速詳悉覆奏並核定方向另行繪圖呈覽

庚辰温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奏言底木達布朗郭宗等處本係賊酋澤旺舊巢若由此進勦路險而窄必須分翼並進前後聯絡臣等自資哩進攻南北兩山官兵歷三四月之久不能酌撤是以未經辦理令查别斯滿一路山巒層疊自正月分兵原欲由碩藏噶爾前進抄出賊人後路因其拒守甚嚴隨將派往碩藏噶爾之總兵馬彪撤至色布色爾駐扎查北山之美美卡南山之木

闡𡂢均係鄂克什舊寨扼要咽喉臣等現在併力進攻不論攻得何處即可迅速前進令新調黔兵三千名統計六起全到軍營在四月二十日外距今尚半月有餘臣等如即能得手直抵美諾當一面圍困賊巢一面分兵進取底木達或鄂克什舊寨若尚有停滯再當訪覓路徑酌量兵力妥速辦理奏入報

聞

同日温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又奏言喇卜楚克之山麓迤逦而下直抵河沿必須全行攻取始可進逼木闌壩臣等公同商酌于三月二十九日令侍衛阿爾蘇納寧珠布叅將成德等帶兵自阿喀木雅前進沿山奪卡數處至亥刻賊來衝突即被我兵擊敗是日又令總兵牛天畀及侍衛佛倫泰等帶兵由德爾蘓逺上喇卜楚克山頂忽林箐中突出賊番二三百名來斷官兵上衝之

路官兵放鎗急擊斃賊甚多因賊番于山頂連結
大卡數座地勢甚險卡座亦堅且兩傍別無道路
未能攻克再北山之普爾瑪寨與美美卡相連中
間賊番連設四碉必須奪據乃可絕賊人救援之
路臣阿桂處亦於二十九日派額森特帶領黔兵
向前奪取又派烏什哈達巴三泰等帶同土練往
卡北預為埋伏額森特于黎明時乘其不意將四
碉全行奪取賊衆潰逃正遇卡北伏兵齊起截殺

所殲甚多臣阿桂隨即再立七卡以斷賊人救援來路是夜賊人兩次來奪末後三卡俱為我兵擊敗至四月初一日子刻復又捨死來衝臣阿桂恐有疎失即派額森特烏什哈達帶兵接應賊旋逸去是日臣阿桂又派馬彪額森特等伏兵東崖之下攻奪水碉別派勇鋭官兵於水碉南北預為埋伏以絶賊人來援隨率衆攻破碉門一鼓而進戮賊亦多其南北兩路來救賊番均被伏兵截殺初

二日乘勝併奪普爾瑪寨現運大礮逼近美美卡

轟摧乘機攻取

同日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奏言三月二十三

日小金川頭人阿噶爾嘉勒來至大營禀稱聞有

天朝大人新赴軍營土司澤旺差人請安其子僧格桑

自知有罪不敢親來并先遣人謝罪臣等諭以僧

格桑不遵法紀妄起事端大兵至此專討其罪此

外俱無所問澤旺若帶伊子來營謝罪非但不治

澤旺之罪并可奏明僧格桑自知有罪懇請
天恩寛恕若爾等將僧格桑縳獻亦必奏明重賞倘猶
執迷不悟斷難原宥
同日温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又奏言四月
初二日臣等正在攻擊喇卜楚克山梁忽有賊番
二名至卡倫外稱係索諾木所使呈送將軍大人
稟帖臣等以安頓索諾木或可藉以擒僧格桑因
令翼長海禄并臣色布騰巴爾珠爾帶來之喇嘛

工噶伊什並能漢語之瓦寺土弁格特布等前至卡倫查詢供稱索諾木聽見軍營又來兩位大人特差我等送稟請安臣等將稟帖譯出一條進納土儀一條願與小金川鄂克什講和令僧格桑將所佔鄂克什地方退還併令澤旺即同伊子僧格桑赴營請罪臣等以番性狡詐不可遽信惟當將計就計誘擒僧格桑隨諭以爾土司能知恭順所言尚屬可行惟令僧格桑速自來營請罪如其稍

有觀望索諾木即將僧格桑擒獻
大皇帝更必加恩其土儀當即斥還并酌賞來番緞布
遣回謹將番字進
呈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奏南北兩山打仗情形及索
諾木澤旺使人稟話伊等酌量曉諭等語看來阿桂
處殺賊甚多所辦甚屬奮勉溫福雖亦攻勦未能痛
殲賊番此必伊處略覺費手然亦當設法前進以冀

成功至伊等曉諭索諾木來使令將僧格桑獻出已屬錯悞且又賞給緞疋其悞尤甚索諾木未助惡之前以是語曉諭尚可今同惡相濟已屬顯然又何可佯為不知與之言語乎再逆酋所使之人未必寔為索諾木所使或僧格桑使其冒稱索諾木均未可定倘實係僧格桑所使伊豈肯即行遵諭即使索諾木遵檄縛獻則索諾木轉為有功之人將來金川之事辦乎不辦此等賊匪狡詐百出斷不可信令雖力竭

計窮籲求免死豈能保其永遠不復反乎總之事已至此務將索諾木一併擒獲兩金川地方全行平定方可永除邊患再索諾木澤旺聞知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一至軍營即使人來賊中因何得信甚速或試探消息或實來請安均未可定溫福必當留心不可墮其狡計再索諾木稟內有掌管佛教之語看來此等番人狡而信佛色布騰巴爾珠爾本係蒙古若因賊匪崇尚佛教略為姑息是即為其愚弄朕令

伊等前往原為滅賊安邊並非令其將就完結豈可

徙為草率之局乎

同日溫福奏言索諾木敢於侵佔革地又復助惡

幫兵其罪已無可貸若不大加懲創實難以永靖

邊徼是金川實有不得不辦之勢臣再四籌酌索

諾木從前佔奪革地處心積慮欲肆併吞其幫助

僧格桑雖屬親情亦非真合未必不思乘機蠶食

故勒令獻兇或尚不敢不遵而所收革地將來是

否復圖要索難以預定今官兵既已漸次收復該酋或果震慴兵威不敢稍萌他念僧格桑逃往彼處又肯立時擒獻加以設鎮分營層層控制似無虞其遽作不靖臣已將革布什咱善後之事劄詢桂林俟與通盤籌定後詳悉奏

聞至金川西路所幫之兵聞有二千索諾木前此投稟狡稱係陪嫁之人不敢承認而近日撤回過半臣此時尚不明加斥責總以革布什咱及僧格桑二

事為主倘金川稍有不順其勢斷難中止惟有乘

此兵力迅速進攻以為一勞永逸之計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美美卡至鄂克什舊寨一帶為金川

緊要門戶賊人必悉衆拒守攻之稍覺費力而僧格

宗一路賊酋因達烏路險難進久將賊兵掣向美美

卡等處防拒自不虞我兵之越道冞入現據就獲之

小金川賊番供詞僧格宗寨內只存婦孺是該處守

禦空虛已可概見令桂林既統兵進次其地或可乘

其不備悉銳進勦攻取自覺稍易若攻得僧格宗直
擣賊巢則美美卡各處亦當不攻自潰如此則兩路
聲勢既合勦擒逆豎非難事矣至索諾木敢助惡幫
兵其罪實無可逭此時若仍佯為不知必轉為其竊
笑且金川在衆土司中最為桀驁若不一併剪除則
番境必不能久輯而駐兵亦不能控馭相安是併勦
金川實有難于中止之勢昨日所降諭旨甚明且乘
勝進勦金川不煩另集師旅實為最便此時即多費

帑金亦所不惜不愈於養癰貽患致將來另起爐竈乎著傳諭溫福等即為熟籌妥辦毋涉游移滋悞至桂林昨奏達烏僧格宗相隔河岸之說未為明晰已諭令另行繪圖奏進令復細閱原圖達烏僧格宗俱在河西中間並無水隔何須搭橋始渡而美諾寨則正在河東若如桂林昨奏官軍在東岸之說可循河岸徑取美諾又何必轉向河西攻勦僧格宗復渡河而東再攻美諾乎此必原圖舛悞之故著桂林按實

在水道山形及賊碉方向詳細確核展繪大圖迅速

呈覽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富明安奏前准桂林咨撥解火藥鉛

子業經起運在途茲復准來咨令將解川藥鉛沿途

停止等語桂林所辦非是火藥鉛丸為軍營要需多

多益善現在尚須併勦金川更宜寛裕備用且楚省

既經陸續起解豈宜令其中途停止桂林近日辦理

軍務諸凡妥協此一節未免錯悮著將此飭諭桂林並令富明安查明前項藥鉛如已運回各營自可毋庸再解倘係中途停止尚未解回本營仍著運交川省收用

壬午

上諭軍機大臣曰索諾木與僧格桑狼狽為奸罪無可逭且就番地全局而論金川實有不得不辦之勢溫福等乃欲索諾木擒獻僧格桑無論逆酋斷未必從

設果遵令獻出豈轉以索諾木為有功釋而不問乎但既已傳播此語或僧格桑窮蹙逃往而索諾木竟行執送軍營只宜隨機設法將索諾木一併誘擒庶可完事所謂兵不厭詐也至于講和之說尤屬非是從前僧格桑攻圍鄂克什經阿爾泰等諭令退兵業已遵受教約不久復侵其地今勢窮力竭仍為此請實非情理斷不宜再受其愚豈逆酋尚冀如阿爾泰等前此之將就完事復逞其併吞抗拒之故智乎且

索諾木何物乃膺公然以調度土司自任藉如所言
幾視索諾木為諸番領袖不益縱其鴟張自恣乎總
之僧格桑固不可不速擒而索諾木亦不可不併勦察
温福等之意似以擒獲僧格桑軍務即可告蕆而于
進勦金川一事畏難猶豫甚屬非是此時温福等惟
當即抵美諾速擒逆酋若僧格桑業已就獲即移勝
兵分路進勦金川萬一僧格桑兔脫逭至金川正可
統兵深入收一舉兩得之利何所用其游移却顧乎

即以善後駐兵而論若索諾木不能併除則番地駐守官兵斷難久安無事逆酋一見大兵撤後復思出而侵擾非特不成事體且我大費兵力勦定之小金川諸處轉資逆酋之蠶食謀事者顧當如是乎再番地駐兵多不過三四千名若索諾木已除則三四千名控馭已屬有餘設金川不能一併勦平則兵數非多不可駐兵自有限制而防守亦不值多糜軍餉現在征勦金川以期一勞永逸即多費數十萬或百餘

萬金皆所不惜若辦理不善每年因駐兵過多添費
則斷無其理溫福等不可不深體熟籌其有應容辦
者不可稍有洩漏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奏到曉諭索諾木來人令將
僧格桑擒獻又賞給緞疋令回朕已將所辦錯悞之
處嚴行申飭矣番子素性狡詐斷不可信今若惟顧
目前塞責數年之後賊匪必又冒犯彼時另行進兵

可乎即如十三年勦辦金川令索諾木又如此逞兇助惡即其明證伊等又可信乎此時索諾木即遵諭將僧格桑獻出亦當將伊一併辦理不然則後來如何措置温福等惟以小金川駐守之事希圖塞責了事必謂僧格桑已難勦滅將來進討金川必至更多費手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同至彼處所見山險路窄攻取稍難又見温福等有不願之意是以亦露塞責了事之心伊等均係叩請出兵豈可如此隨聲附和

乎今後須當留意務為永遠之計僧格桑索諾木內
苟其兒脫一人亦不可謂之完事務在同心協力相
機擒獲永靖邊疆不可稍存姑息

癸未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溫福等分路進勦尅期可抵美
諾僧格桑勢必竄入金川索諾木既與同惡相濟亦
斷不肯將逆酋擒獻若至大兵乘勝深入進逼賊巢
索諾木勢窘力竭始思獻出兇豎為窮蹙乞憐之計

即非誠心畏服切不可稍存姑息且索諾木狡悍不馴若不及早剪除終貽後患現在收復革布什咱戕其頭目賊酋必不甘心又昨據溫福奏鄂克什脫出番民供詞有聞綽斯甲布奪了兩個牛廠之語綽斯甲布因桂林差陳定國前往諭令助勢堵截仗我兵威故敢奪取金川地界索諾木馬肯干休將來大兵既撤必至受其荼毒又如革布什咱土司之被戕其勢仍須查辦不能不復煩師旅與其日後另費經營

何如目下一勞永逸之為愈乎是辦理金川一節斷不宜更涉游移但番地冬間氷雪凝積軍行不免稍艱惟夏秋進兵較為便易著傳諭温福桂林及早熟籌上緊妥辦再前温福等奏譯出索諾木原稟內有翁王武王之語此必賊酋等探知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近奉派往軍營一係王爵一係公爵妄揣二人位在温福之上必係派往督辦軍事故以翁王武王為稱或賊番詭詐欲借此以行其反間致温福與

色布腾巴爾珠爾等不和因嫌生懈與緩我師此於
軍務甚有關係色布腾巴爾珠爾心極誠慤但性喜
奉承豐昇額亦知奮勉而不甚曉事恐因賊酋巧辭
尊敬不覺侈然自大妄逞己見而温福又或略存形
迹以致掣肘悮公所係匪淺當知温福以大學士兼
副將軍係朕特簡其總辦軍務色布腾巴爾珠爾則
係參贊大臣軍營事宜自以將軍為政參贊位在將
軍之下惟當統兵督勦于行軍機要不容稍有攙越

色布騰巴爾珠爾等不可不自檢束稍滋疑釁至溫
福受朕委任當以國事為重一切和衷共濟方為不
負恩遇即色布騰巴爾珠爾等稍有不能和協之處
溫福惟當一秉公忠實心集事不可少存私見致相
牴牾總之軍務責在將軍有功自以溫福居先有過
亦當溫福是問將此明白訓諭俾其各知遵勉
臣等謹按師克在和不在衆苟意見參差即不
能集思廣益遲疑觀望曠日老師所損于軍行

不少當温福奏進番人供詞時彼此齟齬尚未

稍露端倪我

皇上思深慮遠惟恐因之生隙

聖明坐照無微不至乃諸臣不能一秉虛公仰煩

聖慮且致彼時自春及秋數月之内西南兩路毫無進

取使果能恪遵

聖訓和衷協力則金川巢穴計日可平又何至多稽時

日耶

丁亥桂林奏言據宋元俊禀稱前令綽斯甲布土司發兵境上堵截金川來路該土司以彼此雖云有隙究屬姻親必須官兵同往元俊業已派兵會同土兵前往駐守俾金川知其背好効順必生畏懼之心其與金川連界之霍耳章谷孔撒麻書德爾格咸等各土司並檄其預撥番兵聽候調遣使索諾木聞風生畏不敢稍肆鴟張即將來辦理金川亦可易于集事等語竊臣節奉

諭旨以索諾木黨惡不法必須一併勦除臣查收復革
地以來已逾一月該酋雖未敢萌窺伺之心但野
性難馴將來大兵既撤難保其日久不滋事端且
金川在衆土司之中素稱強悍各土司俱受其箝
制而該酋亦妄以依附日多遂形恣肆今既收復
革布什咱又將附近各土司調集實足分其勢而
懾其心即日勦滅小金川兩路官兵會合勒兵金
川境上問其幫兵佔地之罪倘索諾木或敢留匿

兇渠不但分兵進攻易於為力即于革布什咱路通金川之處會集各處土兵進發更易成功現在西南兩路屢次克捷僧格桑正當窮蹙之際此時似應併力小金川早擒逆竪臣已飛飭宋元俊仍由達烏一路進取至兩路會合時與溫福等悉心商酌以期靖邊陲而計久遠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桂林奏分兵兩路派侍衛等由果洲翻山繞道俟其一有消息即統兵前後夾攻令又

奏于革布什咱與金川毗連要隘撥兵防守調回宋元俊仍由達烏一路合力進取等語所辦俱合機宜惟宋元俊檄調金川連界之霍耳等土司預撥番民聽候調遣殊為失算索諾木黨惡助兵罪在不赦然逆酋此時尚未計及官兵之將伊併辦正當乘其未備迅事勦擒庶得神速制勝之道乃預檄各土司發兵轉使逆酋聞之早為防拒甚屬非計此時自當并力攻勦小金川速擒逆豎乘勝進勦金川出其不意

方合事機乃猶為勒兵問罪之語亦屬迂緩而不中
窾要大約桂林之意似以僧格桑就擒軍務即可告
蕆而於金川未免存畏難之見與溫福等大略相同
朕非不知金川之較為難辦必欲黷武喜功但現在
之勢實難中止而善後之策尤當熟籌在庸衆淺識
大率以金川恃險攻之未易得力朕意金川之噶拉
依雖險亦不過與墨壟達烏相似令此兩處既皆覔
間攻破則噶拉依何獨不然豈宜心存畏沮不為久

遠計耶令以土司全局而論蕩平小金川後若議駐兵防守多不過三四千名而各營分撥尤易見少豈能令逆酋畏懾即索諾木暫時安貼日久故智復萌出而侵擾鄰境我駐守之兵未必足資彈壓萬一綠營兵弁亦為賊所攻圍實為非策總之辦理此等大事必當通盤籌畫不可僅狃目前朕晝夜熟籌非及此時兵力併辦金川更無長策溫福桂林或果別有妥善之計可保其不貽後患不妨據實直陳斷不可

貌從心違致滋貽悞再聞金川地界不及小金川之大人亦少於小金川其説確否著查明具奏前次摺奏阿桂於普爾瑪之傍破其水寨似賊人正寨尅日可破何未能迅即攻取攻勦要領當隨機設法使之迅不及防如温福等抵阿喀木雅後已半月有餘何徒為坐守之計倘賊人果于要隘扼拒别無徑路可通自不能不專於一處攻擊若止沿山排立碉卡則當尋覓間道超越其後使賊人失其所恃無難頃刻

摧堅并可引賊出碉乘勢掩殺以期克捷溫福等何見不及此再溫福軍營已有色布騰巴爾珠爾在彼參贊豐昇額自應往阿桂處協同攻勦且諭進勦金川時令阿桂領一路兵豐昇額前往相助此時即應往彼協力集事豈泥于進勦金川之說至彼時始行分往耶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六